

# 这一船的生活

□ 倪红艳

很凑巧,“渝忠客2180”网红船的直销农贸市场就开在我家门前。当网红船红遍全国的时候,我依然像过去一样去那儿买菜,依然和老农们讨价还价,我觉得我的生活秩序和他们的生活秩序都没有改变。没有直销农贸市场的时候,菜农的摊子直接摆在我家小区外的楼下,由不得我不光顾。我在这儿买过洋渡的桂圆,买过乌杨的苞谷,买过东溪的枇杷。我们的对等交易简单而温暖,他们为我提供环保无公害的农产品,我为他们贡献销售路子。

“苞谷多少钱?”  
“两块钱一斤。”  
“便宜点嘛。”  
“一块五称嘛。”  
“西红柿多少钱?”  
“两块钱一斤。”  
“便宜点嘛。”  
“这是最低价了。”  
“称点嘛。”

很多时候,我都会讨价还价,但并不在意最终结果,说不清原因,但这个过程必须有,就像煮饭炒菜一样习惯成自然。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和他们讨价还价时,他们自然流露的表情和朴实的语言让我觉得亲切,让我想起童年的故乡。那时候我卖过农产品,也买过农产品。也有和我不一样的买菜者,他们纯粹是为了献爱心。看到爷爷婆婆的菜被爱心企业或者爱心网友包圆,我会替爷爷婆婆感到高兴。每个人看待事物的出发点和观念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彼此的行事原则。生活的多样性没有高下对错之分。

直销农贸市场每天清晨山人海,热闹非凡。准确地说,忠县西山码头到直销农贸市场,一路热闹非凡。买菜前,我会去西山码头打望,就站在岸边,看熙熙攘攘的人流从船上下来,沿石阶而上。这时候的场景会让我从瞳孔收缩,变成一幅画,人们细如针尖,像徐徐前进的蚂蚁。他们本普通,外界如何沸腾与他们关系不大,普通的日子仍得继续。这儿有最平凡、最朴素的日常生活,也有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西山码头是真的热闹起来了。打望的市民围观所有人,也被所有人围观。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达人左拍右摄、现场直播。“大哥”秦大益或船娘曹利芳和志愿者们替卖菜的爷爷婆婆挑担子、背背篓。看起来,这是一幅简单的生活图画,却能日复一日地火热下去。这里边,一定有与每个

人不同的情感碰触,才让我们以不同的角色上了同一条船。

这条船,在30年前就与我结了缘。当然那时候它还不是网红船,它就是一条从乡下进城的载客船。那时候我二十出头,刚刚从北方来到南方,夫君的老家陶坪,就在这条船的航线上。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就住在陶坪。那时候的陶坪人丁兴旺,白天干活的农人星星点点布在田间,乡村翠绿而丰满。站在陶坪的最高处,可以观江水、看船帆。夜幕降临,人们端着碗,三个一团五个一堆在院坝里吃晚饭,孩子们嬉闹,大人们谈家常。梦里,常常响起“隆隆”的机械声和船舶的鸣笛声。

我也常常跟着农人去胖子沱赶船,早上6点多,我们就出发。那时候没有进城的公路,坐船是唯一的出行方式。走一截野草覆盖的窄路,露水就打湿了衣裤;过几道坎坷不平的草坡,鞋子就歪歪扭扭;下一段曲折陡峭的石崖,手心就蹭上了泥土。大约一个小时,就到了江边。这一段路,农人挑着或背着农产品,行走自如,我空着手四肢并用,才能跟上他们的步伐。我们坐在江边的石头上等一会儿,船就从江中来了,船工搭上跳板,我们顺着跳板进入船舱。船舱四面漏风,被江风灌满,似乎能感觉到鼓鼓胀胀。船头堆着农人要卖的农产品,人们或坐在船舱闲聊,或坐在船头吹风。船里盛满了大人小孩的欢声笑语。这条船,是年轻而活泼的。两岸青山,江水粼粼,小船“突突突”地划水而行,长长的波纹拖在船尾,这水路的欢快和进城赶集人的心情一样。

船进城靠岸,人们忙着收拾自己的东西,或挑或背或提,顺着跳板下到河滩,忽地就有“小背”涌来招揽生意。嘈杂而热闹的河滩,乡下的小船一字排列在江边。河滩有很多小店,大多是一些饭馆——几块木板,几片篾席围成一个小店。几条长凳、几张方桌上简单的锅碗瓢盆是全部家当。刚刚从船上下来的农人三三两两坐在小店里歇脚,或吃碗豆花,或吃碗小面,或抿几口小酒,或者就闲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些闲话,怡然自得。

很多年过去,忠县河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河滩变成了石阶,矮屋变成了高楼。但胖子沱依然是旧模样,它落在了这条网红船的航线上,它保留了我青春岁月的记忆,延续了陶坪的水路情深。夫君的二嬢,



就是给央视记者炸洋芋片的张嬢嬢,她曾经和我一路在胖子沱赶船进城。她谈笑风生的样子和当年一模一样,只是脸上多了深深的皱纹。假若买菜碰上,她一定拉住你有说不完的话,一定是要硬塞些菜给我。她赶了一辈子船,每天奔波在乡下和城市的路上,使自己的生活也风生水起。

这条船,似乎没变又似乎变了。没变的是如既往的路线,如既往的乡情;变了的是时代的发展与岁月的变迁。网红船使更多人关注农村的留守老人,船上的爱心早餐与过去船舱的四面漏风形成了对比。船上也失去了很多熟悉的面孔,比如张二嬢的婆婆,比如我的公公婆婆,比如隔壁的二哥二叔……一些人在长大,一些人在老去。这条船,也渐渐老了,船上少了青春灵动的身影,多了皱纹更深的面孔。“渝忠客2180”网红船延续着历史,书写着历史,使历史不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活生生的现存。

我总是满心忧郁,我不知道这种现状能存在多久。现在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大多数是老年人,多年以后,还有多少人能来坐船?多年以后,这些白发苍苍的爷爷婆婆也会像我的公公婆婆一样离我们远去。远离故土的年轻人,能否成为归雁替祖辈坚守故土家园?若失去了渡船的实际功能,最后的“水上公交”该何去何从?

我看着岸边的热闹,顿生感触。“大哥”秦大益和船娘曹利芳以及志愿者们汗流浹背地挑或背,他们黝黑的面孔、疲惫的神情和湿透的衣衫,令人心疼也让人敬佩。围观的群众,包括我自己,也只是旁观者。从每个人的角色定位来说,都没有错,但我没来由地觉得伤感,我觉得这一切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只做一个

像看戏一样的围观者。倒不如像之前的我,不管网红不网红,只是顺其自然

地来市场买菜,自然而然地在网红船里担任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当然,网红船里令人欣慰的角色占多数,海事部门专辟副航道,提升航行安全;城管人员每日执勤,既维持秩序又当志愿者挑菜;“忠县燕子”和“忠县表妹”作为网络主播,每天坚守在直销农贸市场,通过网络帮助爷爷婆婆卖菜,并负责送货……想到这些,突然觉得我之前的担忧有了宣泄的出口,现代生活赋予这条船“网红”的意味,也许它的出路会在网络时代和数字化的今天以及未来,独创出属于它自己的生存方式。心中释然了一些,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现实里不光有美好,这一船的生活,包含了太多的艰辛。船上不光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还有留守故土的责任,更有这些老人们的精神依托。作为这条船的“家长”,秦大益和曹利芳不光要打理这条船,还要为留守老人们打理生活。我经常在直播间看到秦大益和志愿者们冒着严寒酷暑为农民卖农产品,看到船娘曹利芳奔波在看望老人们的路上。历史和生活的机缘,使他们走在“网红”的道路上,也在责任的道路上。“网红”是把双刃剑,它为这条船带来了许多关爱,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个中滋味,唯有亲历者懂。但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是温暖的,这也是他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因为秦大益会记得他生病住院时老人们急得落泪的情景;曹利芳会记得腿脚不方便时婆婆花钱坐摩托车给她送鸡蛋的情景。

一条船的存续,关乎生存,关乎传统,关乎乡愁,关乎温暖与包容。就让它慢慢地走在新时代的快车道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守护着这一方父老乡亲,用尽可能长的时间,坚守这条水路。

(作者单位:忠县融媒体中心)



## 沁园春·忠州新景赋

□ 刘明文

江伴千山,画屏百叠,造化安排。见岫云托阙,临江忠义;风清月皎,橘柚荷谐。古韵廊延,沧桑若诉,石径深埋唐宋苔。东坡路,看青痕漫履,素影凝阶。

骋怀。天匠新裁。引襄客争趋踏浪来。叹衢通隧贯,笙歌乐土;溪鸣燕舞,星斗瑶台。银树燃霄,文魂淬魄,俱是经年风雨载。待明日,看一城烟雨,何羨蓬莱?

(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

## 题忠义广场名人廊

□ 吴宗权

临江雕塑立书卷,字刻名人忠义渊。  
一县贤魂回首处,丰碑长叹越千年。

(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

## 瞻忠州忠义鼎

□ 郑京鹏

三足巨鼎立圆中,忠字颜容火样红。  
历史风云凝正气,当今儿女注新荣!

(作者系忠县籍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等你在忠州

□ 叶华平

百里临江画廊  
徐徐展开锦绣长卷  
江水悠悠 诉说千年沧桑  
石宝寨的故事 在江风中飘荡  
我在忠州渡 等你共赏

乌杨阙 守望历史的辉煌  
白公祠内 诗韵还在流淌  
忠州巷子的青石板  
穿越时空的忠义光芒  
照亮我们相遇的方向

等你 于晨曦初照的画廊  
看江水镀上金色的梦想  
等你 于晚霞漫洒的渡旁  
在忠义广场的桂香中  
听江声与心曲一同奏响

我在忠州等你  
在皇华岛忠义满溢的地方  
让时光停驻 让故事生长  
与你沉醉在  
如画的忠州时光

(作者单位:忠县残疾人联合会)

## 唢呐声声

□ 谢俊芬

冉师傅,是三汇界上响当当的唢呐手。

冉师傅原本不是三汇人,9岁那年,他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没有了活路,乡邻将年幼的他带往三汇,邹姓人家心善,收养了他。

那时,家家户户都穷困,冉师傅进了养父家,没享过几天清福,早早学会干农活,养活自己。

12岁那年,冉师傅学会耕田。那天,他正在春耕,一支娶亲队从田边经过,唢呐声“乌里哇啦”惊醒了水牛,水牛拖着他往前冲,他矮小,一下被拽倒在水田里,糊得一身泥水。

他顾不得擦掉泥水,羡慕地看着吹唢呐的人:人家穿得干干净净的,多体面。他便想学吹唢呐,回家给养父说了这事。养父没多话,只让他耕完这季水田,等秋天农闲了,再去拜师学艺。

秋天来了,农活少了,冉师傅就前往三汇镇飞龙村廖师傅家去了。冉师傅其实心里很忐忑,因为他去之前就了解到,学吹唢呐不是想学就学,还需师傅面试一番。

到了廖师傅家,廖师傅把话摆在明处:“我只收一个学‘上手’的,原本想教我二娃,既然你来了,就让你俩比试比试,谁吹响唢呐,就留下谁。学唢呐讲究缘分,我也不护着二娃。”

冉师傅听了,心里凉半截,他不相信师傅不护着二娃。但他来了,就得

试试。

廖师傅说完,拿着唢呐,鼓起腮帮子吹奏了一曲《满堂红》。然后他说:“看见没?就这样吹,你俩试试。”

你或许不相信,唢呐怎么可能吹不响?可就是奇怪,有的人就是无法吹响。

二娃先吹,他鼓着腮帮子,嘴嘟成圆形,用力猛吹,唢呐就是不响,看得廖师傅直皱眉。二娃以为是没摁住唢呐洞眼,便放低唢呐,手一个一个摁住洞眼,可仍吹不响。廖师傅忍不住责备了二娃几句,二娃一气之下,将唢呐扔进杂草丛中。

冉师傅将唢呐捡回来,然后放在嘴边,微抿嘴,鼓腮,特意留着一个洞眼不摁实,一吹,唢呐声便脆响。

廖师傅点点头,留下冉师傅,冉师傅开始学吹唢呐。可学吹唢呐的苦,才刚刚开始。因为,廖师傅用“当当调”教授唢呐。

什么叫“当当调”?廖师傅是旧时代过来的人,不识字,也不识谱,教曲子时,整首曲的谱子,都用“当当”两个字替代,记起来难于登天。

冉师傅心里很清楚,养父能给他饭吃已属不错,若要娶妻成家,还得靠自己。所以,学唢呐再难,他都打退

堂鼓。

白天他耕田,在牛屁股后唱“当当调”;晚上一觉睡醒了,他便躺在床上哼“当当调”,若是影响家人睡觉,养父一阵咳嗽提醒,他便在心里默默哼“当当调”。

日久天长,他能熟吹《满堂红》了,便开始跟着廖师傅,去红白喜事上搭班子。他吹上手,廖师傅吹下手。

什么叫上手?什么叫下手?

“上手”就是吹高音,很费力,一般人扛不住。“下手”就是吹低音,调子稍温和,廖师傅岁数大了,恰好合适。

可廖师傅不教乐谱,冉师傅又是孤儿,从没上过一天学,这对冉师傅来说,是一道坎,死记“当当调”,终究难走远。这时,命运向他伸出了手。

一天,从永丰来的一支吹鼓手队,到飞龙村娶亲。吹上手的唢呐手叫万师傅,过万家门桥歇息时,他见三汇河里有只木船。万师傅没划过船,很好奇,便走上木船,拿着木桨划船,哪知木船翻了。

那时冉师傅刚好在河边,他是河边长大的人,水性极好,于是他跳下水,救起万师傅。

万师傅命保住了,但吓得不轻,他没劲儿再吹唢呐。可是娶亲队必须前

去娶亲,万师傅正急,便问冉师傅,附近有唢呐手吗?马上叫来吹上手。

冉师傅听了,立马说:“我就会吹唢呐,我吹上手。”

那时,冉师傅只会《满堂红》,可是必须顶上。万师傅见他识谱,当场教他识谱,冉师傅极有天赋,很快学会识谱。那次娶亲,半点儿没误事。

冉师傅吹唢呐非常动听。有一回,乡长听他吹奏唢呐后,特意叫他去家里,单独吹奏一曲。

冉师傅吹唢呐,绝不偷懒,一路上,他一曲接一曲地吹,主家见他勤快,都乐意传他的美名,找他吹唢呐的人自然越来越多。

他去过新生、拔山、汝溪……那时没客车,全靠两条腿走路去,一去一回需整整两天,每次能挣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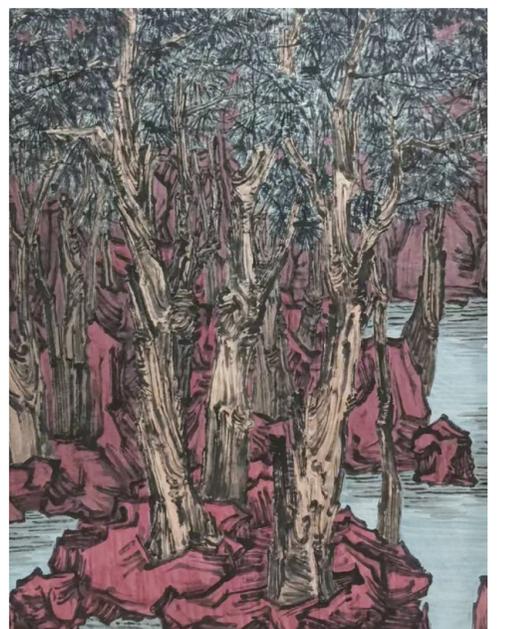
冉师傅靠一杆唢呐,娶妻,养了3个孩子。这3个孩子很有出息,没困在农村,其中两个孩子在90年代,考上了大学。他总算把自己孤儿的穷苦命运,彻底扭转。

冉师傅名气大了,来学艺的人挤破门槛,他教谱了,不再是“当当调”。他共有一百多个徒弟。

这次我去看他,他说很想吹一曲给我听,可他的唢呐送给了徒弟,只能哼一曲“当当调”。

冉师傅凭着一杆唢呐,将生活奏得“当当”响,把苦滋味奏出甜来。

(作者单位:忠县拔山中学校)



## 红岩铸就柏长青

□ 耿思锐

(作者系忠县美术家协会会员)